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A Study of Herbert  
Marcuse's Aesthetics

□ 丁国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A Study of Herbert  
Marcuse's Aesthetics

□ 丁国旗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丁国旗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2285 - 5

I. ①马… II. ①丁… III. ①马尔库塞, H. (1898 ~ 1979)  
美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83 - 095.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5767 号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著 者 / 丁国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延书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5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333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285 - 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创新。创新而无根柢，易成泡沫；讲根柢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柢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

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杨 义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 序 一

从缀述《德国艺术小说》（1922）到结撰《审美之维》（1978），“艺术”和“美”一直是马尔库塞足够长的学者生涯中情结最深而寄意至微的话语。这个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唯一没有放弃他的早期革命观点的人”（麦克莱伦语），诚然是以其“社会批判”或“解放”理论著称于世的，但在他这里，由“革命”、“批判”所求取的“解放”始终连着“艺术”和“美”的根蒂。

对“活生生的人”的处境、命运和可能归着的关切，是马尔库塞一生致思的原委所在。正是这份难以自抑的情愫，使他结缘于海德格尔而着意“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却又终于不能长久踟躕于“此在”而“存在”的晦昧运思的路径上；使他得以从马克思那里窥知“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这一“异化劳动”的秘密，却也就此让他灵思的触角伸向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以寻觅人性、人类历史的某种自然机制。“人”把马尔库塞牵向海德格尔，又领着他趣归于所谓马克思—弗洛伊德综合，这在任何一个要么一意步武海德格尔之思、要么矢志笃信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人那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别具一种“艺术”和“美”的眼界的马尔库塞说来，一切都顺理成章而毫无扞格。他把沿着现象学之路重构“存在”本体论的海德格尔学说处理为自己之创思的一层朦胧的哲学底色，把马克思终生为之奋争的“人的解放”作为自己即使颠沛造次也决不弃置的使命，而他从弗洛伊德那里升华而来的“爱欲”、“死欲”范畴，则以其所导出的人的本能解放构成对马

## 2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

克思所属意的政治、经济而社会解放的必要补充。“艺术”和“美”是贯穿在这诸多思维纽结中的线索和灵犀，而当马尔库塞如此借重乃至神往于“艺术”和“美”时，他也对这块曾被无数智慧触动过的天地作了别具一种趣致的开掘。

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它依附于这种文化，因而具有肯定的性质；艺术作为既存现实的异在，它又是一种否定的力量。于是，艺术的历史则被理解为这种对立的和谐化。就其作为一种异在或否定的力量而言，它是对现存事物的抗议，这抗议在以其“社会一体化”导致了人的精神批判向度丧失从而把人变为“单向度的人”的发达工业社会里，体现为一种果决的“大拒绝”态度。就是说，无论艺术怎样被现行的趣味及行为价值的限制所决定、定型和导向，它总会超越现实而拒绝扮演为当下辩护或被当下驱遣的角色。这用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多诺的话说，即是：艺术对于社会是社会的反题，它通过自己对尘垢的拒斥批判着社会。不过，依马尔库塞的看法，艺术同现实之间这种密切而紧张的关系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艺术尚有其另一个富于肯定特征的根源，这便是艺术对爱欲的执著，对生命本能的深切肯定——艺术以它的恒常性亦即其历经万劫而不朽的历史存在证明着这份不懈的执著和肯定。正是由于这内在的、发自生命本能的执著和肯定，艺术忘情地投身于不同于尘污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被向慕着的快乐、美丽、纯洁、高尚因而更真实的世界。艺术的执著于爱欲的肯定性根源同它的拒绝或批判当下现实的否定性品格原是一体的，它所肯定的更真实的世界为它对当下现实世界的否定指示某种虚灵而足可信守的标准，它的否定则为它的肯定开辟道路并为之拓出一个赖以寄托的空间。艺术的否定而肯定的根性使它得以豁免于单向度社会的物化过程，它可以含蓄而从容地肯定其所肯定，否定其所否定，而其凭借乃在于使艺术终究能够成一“自律的王国”的审美形式。

马尔库塞对审美形式的看重有着西方第三次审美自觉的背景，不过，与这思潮中隐然贯穿的主导意识不同，他让重新申论的审美形式背负了“解放”的使命。西方的第一次审美自觉发生在古希腊，它相应于艺术从实用“技艺”中的分化，而以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的口说出“美本身”并就此引出“什么是美”或“美是什么”的发问为标志；第二次审美自觉发生于“美”脱离神学控摄而寻求独立的近代，它是由鲍姆嘉通提出

“美学”（Ästhetik）范畴以称说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为标志的，却只是在完成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那里才获得了经典的阐释；第三次审美自觉发生于西方文化危机由隐而显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它是对前两次审美自觉的赋予时代感的回味，其标志乃在于“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口号在诸多美学或文论流派那里的延续和嬗变。“形式”是三次审美自觉中共通的切要话题，它的一直被提起是因着“美”的价值趣向被异化了的人的现实所遮蔽。相对于前两次审美自觉，第三次审美自觉对“形式”的强调显然更引人注目，而这期间，马尔库塞由审美形式辩说“审美之维”，当可视为对诸多先驱之说的不无批判的承继。当他说“在审美的形式中，内容（质料）被组合、整形、调整，以致获得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材料’或质料的那些直接的、未被把握的力量可以被把握住，被‘秩序化’（马尔库塞：《论解放》）时，他明显汲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日尔蒙斯基以“材料与程序的对立”取代“形式和内容这一传统划分”的见解（参看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当他就“艺术作品中，形式成为内容、内容成为形式”而称述所谓“形式的专政”（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时，他则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艾亨鲍姆由“‘材料’的概念仍在形式范围里，它本身就是形式”而断言“形式消灭了内容”的思路（参看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论悲剧与悲剧性》）；从他所谓“艺术家对形式的执著……形式是艺术本身的现实，是艺术自身”（马尔库塞：《论解放》）的说法，人们当然有理由把他关联于那认为“诗人或画家缺乏了形式，就缺乏了一切，因为他缺乏了他自己”（参看克罗齐：《美学纲要》）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而当他毫不含糊地说出“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时，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合乎逻辑地追溯到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以至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然而，从最早的唯美主义者到20世纪依然借着审美形式为艺术张目的美学家、文论家们，其心神所注乃是要在利欲算计无处不在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风下为艺术和审美守住一份贞洁，为本然意趣上的人生留住一份虚灵的诗意，而马尔库塞却不尽相同，他从审美形式这里找到的不仅是建构艺术的“独立王国”的凭借，而且还从中发现了它展示人的“解放图景”的潜能。他不能满足于审美形式对作为一块文化领地的艺术的守望，于是，进而赋予了它一种重新夺回人丢失在异化中的一切的进取姿态。



#### 4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

如同一出剧，一部小说，只是借助于可升华“素材”的“形式”才成了真正的艺术作品，马尔库塞也让审美形式作升华整个社会而使其达于某种理想境地的承诺。他在否定的意趣上把“艺术之道”理解为“持久的审美倾覆”，却也在肯定的意趣上倡导一种“艺术理性”或所谓“新的人道的理性”：在一个非物化的、真实的和客观化的恰当形式中重新建构科学和技术活动。这由“艺术理性”所要求的“恰当的形式”即是内涵被推扩了的审美形式。马尔库塞断言“审美的改造就是解放”，这不仅是就狭义的艺术作品而言的，而且是就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可以狭义艺术作品相喻的作品而言的，所以他竟至在“审美之维”上安置了他祈想中的乌托邦：“在为达到此目的而对社会的重新建构中，整个现实都会被赋予表现着新目标的形式，这种新形式的基本美学性质，会使现实变成一件艺术作品。”（马尔库塞：《论解放》）而这乌托邦，则正可以说是他从“艺术”的“大拒绝”中寻得的大希望。在如此“大拒绝”而大希望的审美之维上，马尔库塞书写了他的整个人生。

眼前的这部著述《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就是措意于马尔库塞在有着“大拒绝”品格的审美之维上获致大希望的心灵踪迹的，它的作者丁君国旗曾从我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治学三年。书中断制近于马氏义理之真际者，乃丁君勤学笃思所得；或有疏陋讹谬处，则为师者难辞误导或失察之责。此书自谋篇至缀文横摄多端颇见著者用功之苦切，却也反衬出向着深微处作纵贯式的强探力索尚可再积跬步——比如，马尔库塞让“艺术”和“美”所作的“社会的重新建构”的承诺是否已超出了其力所可及的限度？而他不曾让“艺术”和“美”作出承诺的德性自律的人生价值是否竟在他可能大的视野之外？这些罕有学人以相应深度论及的问题，国旗或当有所理会。

“君子学以致其道”，“致道”则任重而道远。国旗既已奋勉于途中，自应不遗余力，以尽偿学人之所愿。

黄克剑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

## 序 二

# 我们今天怎样读马尔库塞？

丁国旗先生的《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了，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这几年，谈论马尔库塞的人不多。研究“西马”的人，关注更多的是，阿多诺、伊格尔顿和威廉姆斯，而在“西马”圈子外，美学家们谈论更多的是维特根斯坦和杜威。那么，马尔库塞是不是过时了？读了一些马尔库塞的著作以后，我发现并不是如此。对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状况，我们的美学状况，马尔库塞说出过许多极有针对性的话。重读马尔库塞，可以激活我们的思维，使我们在一个缺乏问题意识的时代找到我们时代的问题。

马尔库塞的最有名的理论，应该是“单向度”了。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过去我们说，是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但后来的发展证明，并非如此。总是想着那里是水深火热，当发现水不深，火不热之时，又怎么办？当理论与事实不符时，就会被反证出理论的缺陷。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要批判了？如果说还需要批判的话，那么，怎样批资本主义？这成了一个新时代的话题。马尔库塞所代表的，是从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当然，经济批判仍是必要的，但只有通过全方位的批判，才能找到我们时代的真实问题。在其中，文化批判是重要的一翼。那种研究马克思主义，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个方面，唯独缺少了文化的做法，会带来严重后果。当然，文化问题与经济问题总是

## 2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

联系在一起的。“单向度”的观念，就与经济的发展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当“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变成“雇佣劳动者”之时，心灵变得无所依靠，于是，文化危机就来临了。这种发展，一向被看成是进步，但这种进步意味着世界的单一化。具体说来，从“钱不是神”，到“钱能通神”，再到“钱就是神”，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大步。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如果说是进步的话，那也是充满矛盾的进步，其最终结果是，市场原则成为单一的原则。文学艺术，本来就是在这种单一原则下对精神的救赎。艺术成了无情世界的感情，无功利的审美和艺术自律，本来就是作为社会的补充出现的。

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与无功利的审美和自律的艺术，构成了一个博弈。这个博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存在并很严重，由此促成了现代美学的诞生。到了20世纪后期，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通常说，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者就是上帝。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着一一种持币者的快感。人人都朝着钱袋微笑，人人根据钱袋的鼓胀程度来确定其价值。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是不同程度的持币者话，就在不同程度上偶尔有了当一次上帝的快感。这种经济模式能带来普遍的愉悦，增强这种愉悦，又反过来成为目的。本来，在上帝造人还是人造上帝的问题上，我们早就有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认识：上帝就是人造出的。既然消费者就是上帝，那么，这个上帝也可以造出来。这就是说，生产本来只是满足需要的，但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于是就设法制造需要。在传统社会，也有制造需要的行为，这就是通过生产出精细的产品，满足高雅的需要。但在当代社会，由于发达的大众传媒，个人被广告和大众文化所裹挟，失去了自我，成为体制性的生产和消费的组成部分。在消费的驱使下进行生产，通过刺激消费来进行生产，这是一种现代造神运动。通过这种造神运动，作为上帝的消费者被玩偶化了。这当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尔库塞所深深忧虑的。

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有着另一种忧虑，这就是苏联式的官僚体制。苏联的文学、文化和艺术理论，对中国的理论曾有过深刻的影响。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对倾向性的强调，文学理论从属于政治，如此等等，深刻地积淀在文学理论的体系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理论，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实主义使我们离现实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虚幻的现实描写，是不是会使人们丧失革命的激情和创造力？打破了“距离”的艺术对现实的干预论，是增强还是弱化了艺术的功能？马尔库塞也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表示深切的关注。

在此语境下，马尔库塞提出了“大拒绝”。拒绝消费主义的上帝，拒绝官僚体制的强制，还艺术以自由，这是马尔库塞的梦想。那么，艺术的前景如何呢？马尔库塞不得不面对一个话题，这就是：艺术的终结。在当今的社会，艺术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在未来的理想社会，艺术还有存在的理由吗？对此，马尔库塞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马尔库塞曾经受到过各种思想影响，在这本书中，作者用“缘分”一词将他与一些前辈大师们联系起来。例如，海德格尔的影响和他用具体性对海德格尔的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他对马克思早期哲学的阐发；弗洛伊德的影响和他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心理向文化的转化；如此等等。这些分析都很细致，很有说服力。在这些“缘分”中，我还是感到，马尔库塞还是与席勒更加有缘。通过康德，他走向了席勒，通过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他补充了席勒，然后，通过马克思，他发展了席勒。席勒提出三个冲动说，前两个冲动是感性即物质冲动，理性即形式冲动。感性冲动化身为爱欲，形成了马尔库塞的“快乐原则”。形式冲动代表着理性的力量，与马尔库塞的“现实原则”联系在一起。席勒在前两个冲动的基础上，提出“游戏冲动”。在这种冲动中，理性被感性化了，内化为感性的需要。“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也就是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正是这种思想的继承。

当然，这种“新感性”又具有新时代的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了“五官感觉是全部世界史的成果”。人对世界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感觉具有直观性，不能将之理解成是理性思考经压抑而积淀的成果；另一方面，人的生活经历、经验，以及以此为中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状况，都会对感觉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原初的感性到新感性，有着从直接的欲望指向到审美的转化过程。然而，如果说到此为止，还只是席勒思想的重复。其实，新感性还有

#### 4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

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容，这就是，它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和谐。在“单向度”的社会中，质被转化为量，资本将一切转化为金钱，用身价来谈论人，官僚体制将一切转化为权力，用级别来看待人。通过这种转化，人与人有了可比性，或是身价，或是级别。然而，人与人在本质上是不可比的。新感性所追求的，是感觉的恢复，是多样世界的质的恢复。这种恢复，正是美感的恢复。

由此，我们回到“艺术终结”的话题上来。对于康德美学的两条规定，即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马尔库塞的态度是这样的：审美不一定无功利，审美之维在实质上仍是对世界的改造之维，但是，艺术却必须自律。这种自律，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始终以其美的力量对社会起着独特的作用。资本造成人性的分裂，于是人们需要艺术来抚慰人性，这当然是艺术存在的理由，但这个理由太古老了。马尔库塞所期待的，是艺术对现实的激进的反抗。

在市场和科技的双重作用、文化产业兴起并蓬勃发展、现代艺术的存在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之时，具有强烈现实和行动倾向的马尔库塞却似乎给人一种感觉，越来越陷入到空想之中。贵族和贵族式的精英艺术遇到了困境。与先锋派的精英艺术相联系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包围着他们的中产阶级，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乌托邦自有其独特的作用。当人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时，这种“向往”之情本身就是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将艺术看成是对世界的救赎，这是艺术的现实意义。它能激活人们的感受，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现实，这个维度，就是审美之维。这种维度很重要，人类理想实现之时，就是美学成为最高哲学之时，世界就成了人的艺术作品。

说到这儿，我们要避免一种对马尔库塞的误读，即未来存在着这样一个时刻，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消失了。马尔库塞认为，这个距离永远不可能消失，即使政治实践成功地建设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艺术仍应保持其超越性。

这一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不过，马尔库塞的艺术观还是太精英化了。他所喜欢的艺术，工人阶级是难以喜欢的。他所赞美的追求自律的艺术家们，只不过是现代艺术的一些小圈子而已。这些人是否能拯救艺术于终结之时，亦或他们自己就是艺术终结的表征，人们可以围绕着它继续争论下

去。正像他的政治理论已从行动的哲学逐渐沦为学术的空谈一样，他的艺术理论也很难掌握大众。这就使他离开人们正在从事的艺术活动，离开广大的艺术世界越来越远。他试图教导人们接受真正的艺术，这种真正的艺术却不是真实的艺术。

马尔库塞提出双重异化。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艺术不过是异化社会的异化而已。身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被看成是异化的社会，对于这种异化社会的异化就出现了自律的艺术。这实际上仍是一种被激进立场所裹挟而产生的思路。将否定之否定的套路不加分别地运用于美学思考之中，是这种激进美学的根源。社会的异化与异化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即使在异化社会之中，各种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也仍是丰富多样的。简单地谈论社会的异化，并进而谈论再异化，只能提供简单而空洞的口号，不能进入到切合艺术和审美实际的美学建构之中。

作为马尔库塞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的席勒美学，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就是期待某种社会之外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救赎。环境造人，人造环境。怎样打破这个循环呢？席勒说，到蔚蓝天空下的希腊，即他心中的圣地，去寻找拯救世界的巨人。马尔库塞寄希望于美学的否定力量、自律艺术的示范作用，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对于他来说，人民大众不能起这种作用，而只能依赖精英的力量。这样的社会理论，是没有前途的，这样的艺术理论，也是偏颇的。只有回到生活本身来谈论艺术，将艺术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处于它之外的某种救赎力量，这才是出路，也是避免艺术终结命运的保证。

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是艺术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处境，艺术只能在这其中，而不是在其外寻求自身的发展。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工作劳动之中，在日常所获得的艺术的和非艺术的享受之中，我们接受到大量的美的精神的滋养。将这些与高雅艺术所给予我们的享受或刺激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马尔库塞正确地看到，美应该成为对生活进行改造的力量，但并不等于说，只有生活被彻底改造以后，才能接受美。乌托邦应该是照耀我们现实生活前进的星星，而不应该将我们领入到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构建的不可实现的世界。

马尔库塞以后，又是两代人过去了。美学和艺术理论都有众多的新发展。但是，真正的思想家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重读马尔库塞，仍能给我们

## 6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

带来很多新鲜的感觉。谢谢丁国旗先生的这部书，它激发我思考，也引导我读了一些马尔库塞的代表著作，于是借这里的一方宝发表一些看法，也算是我对此书的一些感想。

一部书自有自己的命运。希望读者能喜欢这本书，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马尔库塞这个能给我们带来思考和激情的思想家。

高建平

2011年5月11日

# 引 论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 - 1979）是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席卷欧美的学潮和工潮中，他被奉为“精神领袖和主要发言人”，被媒体称为“新左派之父”，甚至有人把他与马克思、毛泽东齐名并论，一同称为“三 M”。他的著作一下子成了年青人的必读书，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也是由于他的出名而得以在欧美世界受到重视并传播开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9 年对哲学和心理学类书籍的译版数统计，马尔库塞的作品达 11 种，居现代哲学家之首。

马尔库塞 1898 年 7 月 19 日生于德国柏林，其父是一位犹太富商，其母是一位富有的德国工厂主的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读于柏林的蒙森中学。一战期间（1916 ~ 1918），曾在德国军队服役，由于同情革命，1917 年，他以满腔的热情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那时只有 18 岁的他还不能完全对自己的政治选择作出准确的判断，正如凯尔纳所说：“加入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他对于政治理论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背景出身的年轻人的一种反抗形式，是他开始的一种政治参与。”<sup>①</sup> 1919 年 1 月，当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革命惨遭失败之后，他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

---

<sup>①</sup>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5.



## 2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

---

战争期间，马尔库塞已经读到过一些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试图借此弄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一直无力弄清的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远非深思熟虑的政治参与在马尔库塞的一生中，却并不能作为一场偶然事件来理解，因为正是在这种政治热情中，他深切体会到运动的不足和缺陷，这场斗争给了他较早的对于革命、自由和解放的思考，虽然这种痛苦的思考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结果。

1967年马尔库塞在一次演讲后的访谈中，在回答记者关于“修正主义”概念的提问时，谈到了这段经历，他说：“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修正主义，那么我能对你说的就是，从我的政治教育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1919年，我就反对这个党。1917~1918年，我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成员，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后，我退出了该党，并且从那时起我就批评这个党的政策。这不是因为它坚信它可以在已有秩序框架下工作——我们都这样做，我们都利用最细微的可能性来从内部改变已有的社会秩序——这不是我与它斗争的原因。原因在于它与反动的、破坏的和镇压的力量联合了起来。”<sup>①</sup> 马尔库塞对于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暴力是极其反感的，当这个党与反动势力勾结的时候，对于这种暴力的反感就尤其强烈。当时党的领导人恩伯特（Friedrich Ebert）同德国军队的副统帅威廉·格卢纳（Wilhelm Groener）将军达成了一笔贪婪而卑鄙的交易。如果恩伯特允许军队镇压革命群众，格卢纳将答应社会民主党进入统治阶层，而当时街头的武装正由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s）的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着。就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军队背叛了社会民主党而与纳粹合流了。对于革命内部的这种阴谋，马尔库塞显然是深恶痛绝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从他的“政治自传”中看到，马尔库塞写道：“我看到了革命在柏林的失败，部分是由于背叛，部分是由于暴力。”<sup>②</sup>

就这样，在失望和痛苦中，马尔库塞离开柏林来到了弗莱堡（Freiburg），

---

① Herbert Marcuse, *Fiv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 1970, pp. 102 - 103.

② 见 A. T. Ferguson ed., *Revolution or Refor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Herbert Marcuse with Karl Popper*, Chicago: New University Press, inc., 1976, p. 57.